

廿二史劄記

清



Z121.6
368

7121.6

368

七
二

以初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記

北京市中国书店

廿二史劄記

陽湖趙翼撰

卷一

司馬遷作史年歲

司馬遷報任安書謂身遭腐刑而隱忍苟活者恐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論者遂謂遷遭李陵之禍始發憤作史記而不知非也。其自序謂父談臨卒屬遷論著列代之史。父卒三歲遷爲太史令。卽紬石室金匱之書爲太史令五年。當太初元年改正朔正值孔子春秋後五百年之期。於是論次其文會草創未就而遭李陵之禍惜其不成是以就刑而無怨。是遷爲太史令卽編纂史事五年爲太初元年則初爲太史令時乃元封二年也。元封二年至天漢二年遭李陵之禍已十年。又報任安書內謂安抱不測之罪將迫季冬恐卒然不諱則僕之意終不得達。故略陳之。安所抱不測之罪緣戾太子以巫蠱事斬江充使安發兵助戰安受其節而不發兵武帝聞之以爲懷二心故詔棄市。此書正安坐罪將死之時則征和二年閒事也。自天漢二年至征和二年又閱八年統計遷作史記前後共十八年。況安死後遷尙未亡必更有刪訂改削之功。蓋書之成凡二十餘年也。其自序末謂自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乃指所述歷代之事止於太初非謂作史歲月。至太初而訖也。李延壽作南北史凡十七年歐陽修宋子京修新唐書亦十七年。司馬溫公作資治通鑑凡十九年。遷作史之歲月更有過之。合班固作史之歲月並觀之可知編訂史事未可聊爾命筆矣。元末修宋遼金三史不過三年。明初修元史兩次設局不過一年。毋怪乎草率荒謬爲史家最劣也。

班固作史年歲

漢書武帝以前紀傳表多用史記文其所撰述不過昭宣元成哀平王莽七朝君臣事蹟且有史遷創例於前宜

其成之易易。乃考其始末。凡經四人手。閱三十四年。始成完書。然後知其審訂之密也。據後漢書班固傳。固父彪接遷書太初以後。繼探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是彪已有撰述也。固以父書未詳。欲就其業。會有人告其私改國史。明帝閱其書而善之。使固終成之。固乃起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爲紀、表、志、傳、凡百篇。自永平始受詔。積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是固成此書。已二十餘年。其八表及天文志。尙未就而固已卒。和帝又詔其妹昭。就東觀藏書閣踵成之。是固所未成。又有妹爲之卒業也。漢書始出。多未能通。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後又詔融兄續繼昭成之。是昭之外。又有馬續也。百篇之書。得之于史遷者。已居其半。其半又經四人之手而成。其後張衡又條上漢書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盧植、馬日磾、楊彪、蔡邕、韓說等校書東觀。又補續漢記。則是書亦尙有未盡善者。益信著書之難也。

各史例目異同

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言爲尚書。事爲春秋。其後沿爲編年記事二種。記事者。以一篇記一事。而不能統貫一代之全。編年者。又不能卽一人而各見其本末。司馬遷參酌古今。發凡起例。創爲全史。本紀以序帝王。世家以記侯國。十表以繫時事。八書以詳制度。列傳以誌人物。然後一代君臣政事。賢否得失。總彙於一編之中。自此例一定。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範圍。信史家之極則也。魏禧序十國春秋。謂遷僅工於文。班固則密於體。以是爲史。漢優劣。不知無所因而特創者。難爲功。有所本而求精者。易爲力。此固未可同日語耳。至於篇目之類。固不必泥於一定。或前代所有而後代所無。或前代所無而後代所有。自不妨隨時增損改換。今列二十二史篇目異同于左。

本紀 古有禹本紀。尙書世紀等書。遷用其體。以敘述帝王。惟項羽作紀頗失當。故漢書改爲列傳。三國志亦但有魏紀。而吳蜀二主。皆不立紀。以魏爲正統故也。後漢書又立皇后紀。蓋仿史漢呂后紀之例。不知史遷以政由后出。故高紀後。卽立后紀。至班固則先立孝惠紀。孝惠崩。始立后紀。其體例已截然。以少帝旣廢。所立者非劉氏。

子。故不得以僞主紀年。而歸之於后也。若東漢則各有帝紀。卽女后臨朝。而用入行政。已皆編在帝紀內。何必又立后紀。新唐書武后已改唐爲周。故朝政則編入后紀。宮闈瑣屑事。仍立后傳。較有斟酌。宋史度宗本紀後附瀛國公及二王。不曰帝而曰瀛國公。曰二王。固以著其不成爲君。而猶附於紀後。則以其正統緒餘。已登極建號。不得而沒其實也。至馬令陸游南唐書作李氏本紀。吳任臣十國春秋。爲僭大號者皆作紀。殊太濫矣。其時已有梁唐晉漢周。稱紀。諸國皆偏隅。何得亦稱紀耶。金史於太祖本紀之前。先立世紀以敘其先世。此又仿尙書世紀之名。最爲典切。

世家 史記衛世家贊。余讀世家言云云。是古來本有世家一體。遷用之以記王侯諸國漢書乃盡改爲列傳。按班固傳改世家爲列傳。係其父彪變例。傳者傳一人之生平也。王侯開國。子孫世襲。故稱世家。今改作傳。而其子孫嗣爵者。又不能不附其後。究非體矣。然自漢書定例後。歷代因之。晉書於僭僞諸國數代相傳者。不曰世家而曰載記。蓋以劉石苻姚諸君。有稱大號者。不得以侯國例之也。歐陽修五代史。則於吳南唐前蜀後蜀南漢北漢楚吳越閩南平皆稱世家。宋史因之。亦作十國世家。遼史於高麗西夏則又變其名曰外記。

表 史記作十表。昉於周之譜牒。與紀傳相爲出入。凡列侯將相三公九卿功名表著者。旣爲立傳。此外大臣無功無過者。傳之不勝傳。而又不容盡沒。則於表載之。作史體裁莫大於是。故漢書因之。亦作七表。以史記中三代世表十二諸侯年表六國表皆無與於漢也。其餘諸侯皆本史記舊表而增武帝以後沿革以續之。惟外戚恩澤侯表史記所無。又增百官公卿表。最爲明析。另有古今人表。旣非漢人。何煩臚列。且所分高下亦非定評。殊屬贅設也。後漢三國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及南北史皆無表。新唐書宰相方鎮宗室世系三表。薛五代史無表。歐五代史亦無表。但有十國世家年譜。宋史有宰相宗室二表。遼史立表最多。有世表。皇子表。公主表。皇族表。外戚表。遊幸表。部屬表。屬國表。表多則傳可省。此作史良法也。金史宗室交聘二表。元史后妃宗室世系諸王公主三公宰相六表。明史諸王功臣外戚宰輔七卿共五表。後人有因各史無表而補之者。伏无忌黃景作諸王王子功臣

恩澤侯表邊韶崔寔延篤作百官表皆不傳袁希之又有漢表熊方有後漢表李燾作歷代宰相年表皆所以補前人之缺近時萬斯同又取歷代正史之未著表者一一補之凡六十篇益以明史表十三篇最爲詳贍。

書志 八書乃史遷所創以紀朝章國典漢書因之作十志律厯志則本於律書厯書也禮樂志則本於禮書樂

書也食貨志則本於平準書也郊祀志則本於封禪書也天文志則本於天官書也溝洫志則本於河渠書也此外又增刑法五行地理藝文四志其後律厯禮樂天文地理刑法歷代史皆不能無後漢書改地理爲郡國又增禮儀祭祀百官輿服四志三國無志晉宋齊書大抵與前書同惟宋書增符瑞志齊書亦有祥瑞志梁陳書及南史無志魏書改天文爲天象地理爲地形祥瑞爲靈徵餘皆相同而增官氏釋老二志齊周及北史皆無志隋書本亦無志今志乃合梁陳齊周隋并撰者其藝文則改爲經籍新唐書增儀衛選舉兵制三志薛五代史志類有減無增歐五代史另立司天職方二考亦即天文地理而變其名也宋史諸志與前史名目多同惟遼史增營衛捺鉢部族兵衛諸志其國俗然也金元二史志目與宋史同惟少藝文耳明史志目與宋史同其藝文志內專載明人著述而前代書流傳於世者不載。

列傳 古書凡記事立論及解經者皆謂之傳非專記一人事蹟也（說見陔餘叢考）其專記一人爲一傳者則自遷始又於傳之中分公卿將相爲列傳其儒林循吏酷吏刺客游俠佞幸滑稽日者龜策貨殖等又別立名目以類相從自後作史者各就一朝所有人物傳之固不必盡拘遷史舊名也如漢書少刺客滑稽日者龜策四傳而增西域傳蓋無其人不妨缺有其事不妨增至外夷傳則又隨各朝之交兵通貢者而載之更不能盡同也惟貨殖一款本可不立傳而漢書所載貨殖又多周秦時人與漢無涉殊亦贅設後漢書於列傳儒林循吏酷吏外又增宦者文苑獨行方術逸民列女等傳三國志名目有減無增晉書改循吏爲良吏方術爲藝術不過稍易其名又增孝友忠義二傳其逆臣則附於卷末不另立逆臣名目宋書但改佞幸爲恩倖其二凶亦附卷末齊書改文苑爲文學良吏爲良政隱逸爲高逸孝友忠義爲孝義恩倖爲倖臣亦稍變其名其降敵國者亦附卷末梁

書改孝義爲孝行。又增止足一款。其逆臣亦附卷末。陳書及南史亦同。惟侯景等另立賊臣名目。後魏書改孝行爲孝感。忠義爲節義。隱逸爲逸士。宦者爲閹宦。亦稍變其名。其劉聰、石勒、晉、宋、齊、梁俱入外國傳。北齊各傳名目。無所增改。周書增附庸一款。隋書改忠義爲誠節。孝行又爲孝義。餘皆與前史同。而以李密、楊元感次列傳後。宇文化及、王世充附于卷末。北史各傳名目。大概與前史同。增僭僞一款。舊唐書諸傳名目。亦與前史同。其安祿山等。亦附卷末。不另立逆臣名目。新唐書增公主、藩鎮、姦臣三款。逆臣中又分叛臣、逆臣爲二。亦附卷末。薛五代史增世襲一款。歐五代史另立家人、義兒、伶官等傳。其歷仕各朝者。謂之雜傳。又分忠義爲死節、死事二款。又立唐六臣傳。蓋五代時事多變局。故傳名亦另創也。宋史增道學一款。及周三臣傳。餘與前史同。遼史改良吏爲能吏。餘與前史同。另有國語解。金史無儒學。但改外戚爲世戚。文苑爲文藝。餘與前史同。亦另有國語解。元史增釋老。餘亦與前史同。明史各傳名目。亦多與前史同。增閹黨、流賊及土司傳。

史記編次

史記列傳次序。蓋成一篇。卽編入一篇。不待撰成全書後。重爲排比。故李廣傳後。忽列匈奴傳。下又列衛青、霍去病傳。朝臣與外夷相次。已屬不倫。然此猶曰。諸臣事皆與匈奴相涉也。公孫宏傳後。忽列南越、東越、朝鮮、西南夷等傳。下又列司馬相如傳。相如之下。又列淮南、衡山王傳。循吏後。忽列汲黯、鄭當時傳。儒林、酷吏後。又忽入大宛傳。其次第皆無意義。可知其隨得隨編也。

褚少孫補史記不止十篇

漢書司馬遷傳。謂史記內十篇有錄無書。顏師古注引張晏曰。遷沒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傳斬、蒯成列傳。凡十篇。元成閒。褚少孫補之。文詞鄙陋。非遷原本也。是少孫所補。祇此十篇。然細按之。十篇之外。尚有少孫增入者。如外戚世家。增尹、邢二夫人相避不相見。及鉤弋夫人生子。武帝將立爲太子。而先賜鉤弋死。又衛青本平陽公主騎奴。後貴爲大將軍。而平陽公主寡居。遂以青爲夫。

等事。田仁傳後。增仁與任安。皆由衛青舍人。選入見帝。二人互相舉薦。帝遂拔用之等事。又張蒼、申屠嘉傳後。增記征和以後爲相者。車千秋之外。有韋賢、魏相、丙吉、黃霸。皆宣帝時也。韋元成、匡衡。則元帝時也。此皆少孫別有傳聞。綴於各傳之後。今史記內。各有褚先生曰以別之。其無褚先生曰者。則于正文之下。另空一字以爲識別。此少孫所補。顯然可見者也。又有就史遷原文而增改者。楚元王世家後。敘其子孫有至地節二年者。則宣帝年號也。齊悼惠王世家後。敘朱虛侯子孫。有至建始三年者。則成帝年號也。此亦皆在遷後。而遷書內見之。則亦少孫所增入也。又史記匈奴傳。太初四年。且鞮侯單于立。其明年。浞野侯亡歸。又明年。漢使李廣利擊右賢王於天山。又使李陵出居延陵。敗降匈奴。則天漢二年也。又二年。漢使廣利出朔方。與匈奴連戰十餘日。廣利聞家已族滅。遂降匈奴。則應是天漢四年事。然漢書武帝紀。天漢二年。李陵降匈奴。與此傳同。而廣利之降。則在征和三年。距天漢四年。尙隔七年。殊屬歧互。不知者。必以史遷爲及身親見。與班固事後追書者不同。自應以史記爲準。然征和元年。巫蠱事起。三年。太子斬江充。戰敗自殺。而廣利之降。則以太子既死之明年。廣利出擊匈奴。丞相劉屈氂餞於郊外。廣利以太子既死。屬屈氂勸上立昌邑王爲太子。昌邑王者。廣利妹李夫人所生子。廣利甥也。此語爲人所告發。帝遂誅其家。廣利聞之。乃降匈奴。是廣利之降。在衛太子死後。而太子之死。實在征和二年。此等大事。漢書本紀。編年記載。斷無差誤。則廣利之降。必不在天漢四年明矣。再以漢書匈奴傳核對。則李陵降匈奴以前。皆與史記匈奴傳同。陵降後二年。廣利出兵。與單于連戰十餘日。無所得。乃引還。並未降匈奴也。又明年。匈奴且鞮侯單于死。狐鹿姑單于立。是爲漢太始元年。狐鹿姑立六年。遣兵入寇上谷、五原、酒泉。漢乃又遣廣利出塞。戰勝追北。至范夫人城。聞妻子坐巫蠱事被收。乃降匈奴。計其歲年。正是征和三年之事。與武帝紀相合。則知史記匈奴傳末。所云天漢四年。廣利降匈奴者。非遷原本也。遷是時目擊其事。豈有錯誤年歲至此。蓋遷所作傳。僅至李陵降後二年。廣利出塞不利。引還便止。遷自敘謂訖於太初。則并在陵降匈奴之前。而褚少孫於數十年後。但知廣利降匈奴之事。不復細考年代。卽以係於天漢四年出兵之下。故年代錯誤也。可知史記十篇之外。多

有少孫所竄入者。

按史公自敘十二本紀。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共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是史公已訂成全書。其十篇之缺。乃後人所遺失。非史公未及成而有待於後人補之也。班固作遷傳。但云十篇有錄無書。而不言少孫所補。然班書內燕王旦等封策。及平陽公主以衛青爲夫等事。皆採少孫語入列傳。則知少孫所補。久附史記並傳矣。

又案史公自序。作武帝紀。謂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內修法度。舉封禪。改正朔。易服色。故作今上本紀。是遷所作武紀。凡征匈奴。平兩越。收朝鮮。開西南夷。以及修儒術。改夏正等事。必按年編入。非僅修陳封禪一事也。今少孫所補。則係全取封禪書下半篇所敘武帝事。遂以作武帝本紀。凡封禪書中所云今上。皆改曰武帝。中尙有一今上字未改。其文字稍異者。惟毫人謬忌。武紀改云薄誘忌。少翁以書置牛腹中。天子識其手書。武紀改云。天子疑之。有識其手書者而已。武紀贊亦全用史公封禪書後文。無一字改易。因思少孫所補。大概多鈔錄舊文。不必自作。如龜策傳內。宋元王與衛平論龜之文。皆是韻語。此必掌故中本有此文字。其後所云。首仰首俛。足開胗開之類。亦是當時龜卜成法。特少孫鈔入以補缺耳。至扁鵲倉公傳。雖非少孫所補。然淳于意答文帝詔問之語。所治何人。所療何症。自成一篇。亦必當時有此現成文字。而鈔入者。使史遷爲之。必不如此瑣屑。竊意扁鵲傳。史遷原文也。倉公傳。亦少孫鈔入者也。

褚少孫沛人。嘗受詩于王氏。後應博士弟子選。由是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張長宏唐長賓與少孫同受業王氏漢書儒林傳）

史記有後人竄入處

史記田儼傳贊。忽言蒯通辨士。著書八十一篇。項羽欲封之而不受。此事與儼何涉而贊及之。司馬相如傳贊。謂相如雖多虛詞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揚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諷一。猶馳騁鄭衛之音。曲終而奏雅。不已虧

乎。余采其語可論者。著於篇云。按雄乃哀平王莽時人。史遷何由預引其語。此并非少孫所補。而後人竄入者也。漢書相如傳贊正同。豈本是班固引雄言作贊。而後人反移作史記傳贊耶。外戚世家敘衛子夫得幸之處。不曰今上而曰武帝。此或是少孫所改耳。

史記律書即兵書

史記所缺十篇。張晏謂禮書、樂書、兵書。顏師古據史記目錄。但有律書而無兵書。以駁張晏之誤。不知律書即兵書也。遷自序云。非兵不強。非德不昌。司馬法所從來尙矣。太公孫吳王子（徐廣曰王子成甫）能紹而明之。故作律書云云。是遷所作律書。即兵書也。今褚少孫所補序亦云。六律爲萬事根本。其於兵械尤重。遂極論秦時黷武。漢定天下。偃兵息戰等事。是亦尙見兵律相關之意。而其傳則又專序律呂上生下生之法。與兵事毫不相涉。此篇最無頭緒。蓋少孫補作時。見遷序目有司馬法。太公孫吳字樣。故其序以兵律相關爲言。至其正文。則以律書爲名。遂專取律呂以實之。而與兵事不相涉也。張晏謂兵書者。專指史遷序目而言。顏師古駁之者。專據少孫所補律呂而言。度史遷原文。必有兵與律相應之故。惜不可考矣。

史記變體

史記曹參世家敘功處。絕似有司所造冊籍。自後樊噲、鄼商、夏侯嬰、灌嬰、傅寬、靳歙、周緤等傳記功。俱用此法。并細敘斬殺若干。生擒若干。降若干人。又分書身自擒斬若干。所將卒擒斬若干。又總敘攻得郡若干。縣若干。擒斬大將若干。裨將若干。二千石以下若干。纖悉不遺。另成一格。蓋本分封時所據功冊。而遷料簡存之者也。（張良傳以諸將未定。封上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是必先有功冊。）然亦可見漢初起兵。卽令諸將各立簡牘以紀勞績。無枉無濫。所以能得人死力以定大業也。又張敖、任敖、周昌合爲一傳。寶嬰、灌夫、田蚡亦合爲一傳。似斷不斷。似連不連。此又是一體。漢書皆全用之。漢書韓安國傳下半篇。全載王恢與安國辨論擊匈奴事。一難一答。至十餘番。不下斷語。亦一奇格。

漢王父母妻子

高祖紀稱漢王之二年定三秦。將五諸侯兵。破彭越。尋爲項羽所敗。西奔過沛。使人求家室。家室已亡去。道遇孝惠。魯元公主。載以行。而家屬反遇楚軍。爲羽所得。常置軍中爲質。據史記謂是時羽取漢王父母妻子置軍中。漢書則但謂取太公呂后。而不言父母妻子。其後羽與漢王約。中分天下。以鴻溝爲界。遂歸漢王家屬。據史記謂歸漢王父母妻子。而班書亦但言歸太公呂后。而不言父母妻子。蓋以高祖之母久已前死。高祖起兵時母死於小黃。羽所得者。但有太公呂后。而以史記所云父母妻子者。不過家屬之通稱。非真有母與子。在項羽軍中。故改言太公呂后也。不知高祖母雖已前死。而楚元王爲高祖異母弟。則高祖尙有庶母也。史記謂同母少弟漢書則謂同父少弟顏師古註言同父則知其異母也。按吳王濞傳。鼂錯曰高帝大封同姓庶弟元王。王楚四十餘城。則元王乃異母弟無疑。陸機漢高功臣頌。侯公伏軾皇嫗來歸。正指侯公說項羽羽歸漢王家屬之事。曰皇嫗來歸。明言漢高之母也。孝惠帝尙有庶兄肥。後封魯爲悼惠王。當高祖道遇孝惠時。與孝惠偕行者。但有魯元公主。則悼惠未偕行可知也。悼惠旣未偕行。又別無投歸高祖之事。則必與太公呂后同爲羽所得。故高祖有子在項軍也。然則史記所謂父母妻子。乃無一字虛設。而漢書改云太公呂后。轉疏漏矣。

五世相韓

史記稱張良以五世相韓。故爲韓報仇。然五世指韓王而言。謂韓王五世皆張氏爲相。非張氏五世皆相韓也。良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及宣惠王。襄哀王。良父相釐王。及悼惠王。是爲五世。顏師古註從昭侯至悼惠王。凡五君也。

過秦論三處引用

賈誼過秦論。大指謂秦尙法律。不施仁義。以至一夫作難。天下土崩。史遷用之。秦本紀後。最爲切當。乃褚少孫又引之。於陳涉世家後。則以其中有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數語。故牽用之。然已非正旨矣。班固又於陳涉。項羽傳後引此。及史遷所論項羽者。以作二人傳贊。未免數典而忘其祖也。再漢書武帝以前。紀傳多用史記文。而卽以

爲已作。未嘗自言引用史遷云云。所引過秦論及戰國策陸賈新語之文。亦卽以爲已作。未嘗自言引用某人。蓋古人著述。往往如此。不以鈔竊爲嫌也。漢書五行志記秦始皇瀋池君遺壁之事。卻書明引用史記之文。

史記自相歧互處

史記田儂傳。項梁趣齊進兵。共擊章邯。儂欲楚殺田儂。然後出兵。據項羽紀。項梁曰。假與國之王。窮來歸我。殺之不義。而田榮傳。則以此語爲楚懷王之言。

齊悼惠王傳。悼惠子哀王。將發兵誅諸呂。乃先誘燕王劉澤入齊。使祝午至燕。發其國兵并將之。澤不得歸。乃願往長安。議立哀王爲帝。哀王遂資其行。而澤傳。不言被誘入齊事。但云太后崩。澤卽曰帝少。諸呂用事。劉氏孤弱。遂與齊合兵。而澤先至長安。漢書亦同。

朱建傳。謂黥布欲反。建諫之不聽。布誅建得不誅。事在黥布傳中云云。今布傳無此語。

佞幸傳序。高祖有籍孺。孝惠有閼孺。而朱建傳又云。孝惠有閼籍孺。是并二人爲一人。漢書亦云閼籍孺。

酈食其傳。既殺食其。見高祖之事。而朱建傳又重敘酈生見高祖之事。與彼傳小異。

周仁傳。仁以不潔清得幸。景帝崩。仁尙爲郎中令。終無所言。景帝以此再自幸其家。案既云景帝崩。乃又云景帝再幸其家。文義不順。漢書刪景帝崩三字便明。

田仁傳。戾太子斬江充。發兵與丞相劉屈氂戰之事。既云丞相令司直田仁閉守城門。因縱太子下。吏誅死。下又云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族死。陘城。文既繁複。且不可解。

史漢不同處

一代修史。必備衆家記載。兼考互訂。而後筆之於書。觀各史藝文志。所載各朝文士著述。有關史事者。何啻數千百種。當修史時。自必盡取之。彼此校核。然後審定去取。其所不取者。必其記事本不確實。故棄之。而其書或間有流傳。好奇之士。往往轉據以駁正史。此妄人之見也。卽如班固作漢書。距司馬遷不過百餘年。其時著述家。豈無

別有記載。倘遷有錯誤。固自當據以改正。乃今以漢書比對。武帝以前。如高祖紀。及諸王侯年表。諸臣列傳。多與史記同。并有全用史記文。一字不改者。然後知正史之未可輕議也。其間有不同者。張泌有漢書刊誤。朱子文有漢書辨正。劉巨容有漢書纂誤。今皆不傳。現存者惟劉敞漢書刊誤。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皆不過就本書中穿穴訂正。非於此二書外。別有援據以資辨駁也。劉仁翁有班馬異同。蓋亦就史記漢書。歧互處分別指出。今少有其本。姑以二書比對。摘其不同者列於後。

韓信擊魏豹。史記在漢三年。漢書在二年。韓信襲殺龍且。史記在三年。漢書在四年。諸侯會垓下。史記在四年。漢書在五年。項羽使海春侯曹咎守成皋。爲漢王所虜。史記在劉項同軍廣武之後。漢書在同軍廣武之前。徙王韓信於楚。史記在漢王卽帝位後。漢書在殺羽未卽位前。蕭何造未央宮。史記在八年。漢書在七年。黥布封九江王。後。史記謂七年。朝陳。八。年。朝洛陽。漢書謂六年。朝陳。七。年。朝洛陽。二書紀事。每差一年。

項羽、陳涉二人。史記稱項王、陳王。漢書改爲列傳。故皆稱名。

史記項羽立田都爲齊王。田榮怒。乃殺都自立爲齊王。漢書謂榮攻都。都走降楚。

史記項紀。高紀。皆言項羽徙義帝長沙都郴。使衡山王、臨江王、擊殺義帝。漢書高紀則云。羽使九江王布。擊殺義帝于郴。（顏師古註謂衡山臨江九江三王羽皆使殺義帝而擊殺者乃九江王也。）

史記項紀。楚軍敗于定陶。項梁死。楚懷王恐。乃從盱眙徙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漢書謂羽與沛公等。聞項梁死。乃徙懷王。都于彭城。

項羽分王諸將。史記先敘諸將分王畢。方敘徙楚懷王於長沙。漢書則先敘徙懷王。然後分王諸將。

史記分王諸將。韓王成都陽翟。漢書無都陽翟三字。以成雖有此封。實未至國也。（案史記成無軍功。羽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殺之。）

史記田榮擊殺濟北王田安。并王三齊。漢書。彭越擊殺田安。榮遂王三齊。

史記項羽美人名虞。漢書謂姓虞氏。

史記漢騎將追項羽。爲羽所叱。人馬俱驚者。爲赤泉侯而不著姓名。漢書則曰楊喜。然史記羽死後。分其四體者。有楊喜。又不言卽赤泉侯。

史記張耳傳。外黃富人女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謂所嫁者乃庸奴。故逃之。至父客處也。漢書謂庸奴其夫。亡抵父客。則富人女以夫爲庸奴。故去之也。

史記盧綰、陳豨分兩傳。漢書兩人合爲一傳。以綰之反。因陳豨事見疑而起也。

荆王劉賈。史記謂不知其何屬。漢書謂高祖從父兄。

燕王劉澤。史記謂諸劉遠屬。漢書謂高祖從祖兄弟。

任敖傳。史記謂高后崩。敖不與大臣共誅諸呂。故免官。漢書皆與大臣共誅諸呂。後坐事免官。

史記倪寬在儒林尙書條內。董仲舒在儒林春秋條內。漢書皆改入列傳。

史記循吏傳。載周秦閒人。孫叔敖、子產、公儀休、石奢、李離。漢書所載。則文翁、王成、王霸、朱邑、龔遂、召信臣。皆漢人也。

史記張湯在酷吏傳。漢書以其子孫多爲名公卿。乃以湯另入列傳。其他酷吏、游俠、佞幸、內較史記。各有所增。則皆遷以後人也。惟貨殖傳多仍史記之舊。列入白圭、猗頓、烏氏、巴、寡婦、清等。但去子貢耳。誠思漢書也。而敘周秦閒人耶。

史記儒林傳。以詩爲首。次尙書。次禮。次易。次春秋。漢書儒林傳。以易爲首。次尙書。次詩。次禮。次春秋。

史記高祖爲亭長。以竹皮爲冠。令求盜之薛治之。求盜者亭長之副也。薛有作冠師。故令其副至薛使冠師治之。漢書但云。令求盜之薛治。刪一之字。便不明。

史記秦始皇以東南有天子氣。乃東游以厭之。高祖卽自疑。隱于芒碭山澤之間。呂后以其所居處。常有雲氣。求

得之。漢書刪卻卽自疑三字。高祖以匹夫而以天子自疑。正見其志氣不凡也。漢書刪此三字。便覺無意。

記沛公破豐。命雍齒守之。齒以豐降魏。沛公攻之。不能下。項梁益沛公五千兵攻豐。而不言攻之勝負。漢書則

云。攻豐拔之。雍齒奔魏。

記漢王敗入關。又東出。袁生說漢王出武關。令滎陽成皋閒。且得休息。漢書作轅生。

陳涉傳。漢書改伍徐曰伍逢。朱房曰朱防。

史記。項羽燒秦宮室東歸。說者譏其沐猴而冠。漢書說者乃韓生也。

吳王濞傳。史記。高祖封兄仲爲郃陽侯。漢書作合陽侯。

韓信傳。史記。漢王之敗彭城。信收兵。與漢王會滎陽。漢書謂信發兵。與漢王會滎陽。案是時。信未有分地。從何發兵。蓋收集潰卒耳。收字得實。

張良傳。史記載其所致四皓姓名。東園公。用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漢書但云四人。不著氏名。

周勃傳。史記。沛公拜勃爲虎賁令。漢書作襄賁令。

史記。周文。漢書作周仁。張叔。漢書作張馭。

史記。梁平王傳。有告變者曰。類犴反。漢書作犴反。又史記。告變後驗實。削梁八城。梁尙有十城。漢書則云。削五縣。尙有十城。

史記。田蚡傳。景帝後三年。封蚡爲武安侯。漢書則云。武帝初卽位。蚡以舅封武安侯。案景帝後三年。正是武帝卽位之歲。蚡乃武帝所封。特是尙未改元故耳。

李廣傳。史記。廣爲匈奴所得。絳而盛兩馬間。廣伴死。睨其旁一胡兒。騎善馬。乃忽騰而上。推墮兒。乘其馬歸。漢書謂抱胡兒鞭馬南馳。

李陵傳。史記。陵降匈奴。漢聞單于以女妻陵。遂族其母妻子。漢書謂漢聞李陵教匈奴爲兵。遂族其母妻子。後乃

知教兵者李緒。非李陵也。

史漢互有得失

垓下之戰。史記高祖紀。敍韓信、孔將軍、費將軍等戰頗詳。漢書高紀。但撮敍數語。然殺項羽。是漢王一大事。漢書略之。殊失輕重。

高祖紀末。史記但記其諸子。漢書獨總敍高祖之明達好謀。雖日不暇給。而規模宏遠。史記少此議論。又史記高紀。既敍高祖八男。而呂后紀內又敍之。殊複。漢書兩紀俱不敍。另立高五王傳。

孝文紀。史記於後六年。忽總敍帝之節儉寬厚。下方敍後七年六月帝崩。殊屬非法。總敍自應在帝崩後也。漢書取此語作贊。

吳王濞傳。史記。量錯議削諸王地。楚王戊以在薄太后服中有姦。削東海郡。因削吳之豫章、會稽、二郡。及前二年。削趙王河間郡。膠西王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恐削地無已。因此發謀。案是時廷臣所議削者。卽豫章、會稽也。故下文云。及削豫章、會稽書至。吳王遂反。今先云削吳之豫章、會稽。下又云方議削吳。是又於二郡外再議削吳。及削豫章、會稽書至。吳王遂反。較爲明析。

七國反時。史記謂膠西王聽吳王計。約同反。遂發使約齊。臨菑、膠東、濟南、濟北皆許諾。漢書獨無濟北。按齊孝王傳。是時孝王狐疑不同反。尋被臨菑等三國圍急。陰與三國通謀。會路中大夫來告漢兵且至。遂堅守。及漢將爰布等解三國圍後。聞齊亦通謀。將伐之。孝王懼自殺。而濟北王以城壞未完。郎中令劫守其王。不得發兵。故亦不同反。後聞齊王自殺。濟北王亦欲自殺。梁孝王爲之辨雪。乃得不坐。《鄒陽傳》。據此。則齊與濟北二王亦未必能堅守之人。史記謂膠西來約同反時。齊濟北皆許諾。從其實也。漢書獨無濟北。則以其未成反也。然以其未成反而遂不列於約反之內。則齊王不惟不反。且有堅守之功。何以轉列於從反之內乎。豈以齊王自殺。遂坐以

反謀。濟北免罪。則并其先欲從而不得反之處。概爲隱諱耶。

四國攻臨菑時。史記謂膠西爲渠率。與膠東、菑川、濟南共攻臨菑。漢書則云。膠西、膠東爲渠率。與菑川、濟南共攻臨菑。案膠西聽吳王之謀。使人約諸王反。則主兵者膠西也。漢書增膠東爲主謀。亦非。

淮南厲王傳。史記。高帝過趙。趙王獻美人。帝幸之。有身。會貫高等謀反。帝令盡捕趙王家屬繫之。美人亦在繫中。告吏曰。得幸上有身。吏以聞。上方怒未理。及美人生厲王。卽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令呂后母之。漢書敘事亦同。而改美人告吏曰。得幸上有子。案是時厲王尚未生也。何得先言有子。史記以爲有身較穩。

厲王以罪廢徙蜀。史記謂一路傳送者。皆不聽發軍。封王謂侍者曰。吾以驕故。不開過至此。人生一世。閒安能邑邑如此。乃不食死。至雍。雍令發封。以死聞。案既不發封。則王在車中與誰語。若有人共語。則餓死後。豈不聲言。直待雍令發封始知耶。漢書先敘王語。方敘傳送者不敢發封以致餓死。文義較明。

卷二

漢書移置史記文

漢書武帝以前紀傳。多用史記原文。惟移換之法。別見剪裁。如鴻門之會。沛公危急。賴項伯、張良、樊噲等得免。彭越之敗。漢王道逢孝惠、魯元。載以俱行。陳平閒楚使去范增。鴻溝解兵。張良、陳平勸漢王追楚。漢王至固陵。彭越、韓信兵不至。用張良策。分地王之。遂皆會兵等事。史記皆詳於項羽本紀中。漢書則項羽傳略敘數語。而此等事皆詳於高祖紀內。蓋史記爲羽立紀。在高祖前。故大事皆先載羽紀。使閱者得其大概。而其下諸紀傳。自可了然。漢書則項羽改作列傳。次於帝紀世家之後。而高祖則在首卷。故此等事。必先於高祖紀詳之。而羽傳不必再敘也。呂后殺戚夫人及趙王如意。史記載呂后紀內。而外戚傳敘呂后處不複載。漢書呂后紀專載臨朝稱制之事。而殺戚姬等事。則入外戚傳中。蓋紀以記朝政。傳以詳細事。固各有所當也。